

爲什麼南希是正義的民族自衛
戰爭
克·寒

克寒

最近有不少人士紛紛提出來問「爲什麼南斯拉夫和希臘是正義的民族自衛戰爭？」現在特對這一問題作一簡單的解答：

一、民族問題與民族戰爭

要確定南希是不是民族戰爭，我們必須先須認識歐洲是否還存在着民族問題以及是否還有發生民族戰爭的可能。據在第一次大戰時這一問題便引起過爭論，社會民主黨左派激進派盧森堡與烏尼新等說：「在這種支離破碎的帝國主義時代任何一種民族戰爭都是不可能的。」他們否認一切民族戰爭，尤其堅決否認歐洲會發生民族戰爭。列寧堅決反對這種理論，斥之為半孟塞維克觀點，列寧說正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殖

在蘇聯幫助和影響之下，爲解放本國民族與全體人類而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在不少國家裏，今天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已經交梳匯合起來了。要求得民族的解放，必須首先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爲要首先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便必須與社會主義的革命連繫起來。因此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已經喊出了「爲社會主義社會及各民族間的和平友愛而鬥爭」的口號。

完全不是同戰爭，我們應該把南希的執德的民族戰爭與英國對德義的戰爭很好的區別開來，而不應該青紅不測，皂白不分。把兩者混為一談。問題的中心關鍵不是別的，在於希臘進行戰爭的目的何在，是爲了掠奪性的目的呢？還是爲了民族解放的目的呢？顯然，南希人民都是爲了後一個目的，而不是爲了前一個目的。自然英美帝國主義未始不企圖利用希臘改變希臘戰爭的性質，使之完全

會主義國家鼓勵援助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抗德戰爭。希臘政府起初是壓迫希臘的共產黨與其人民的，對外也沒有與蘇聯

必須動員民衆，而不應對民衆採取高壓政策。由此也可見，在外交上進步的政府必然執行親蘇外交政策，唯有反動政府，打起了肉餵，肉餵完了又打起了新的水壩來。當送來中飯吃飯的時候

離寄予深切的同情，而且我們要支援他們的繼續抗戰！

發着他們的面頰，窗井不知誰在拾自己的斧頭，敲打的聲音，打落了靜默的夜晚。

競賽的熱潮，像山洪般的掀掀起來了，除與除，小組與小組，同志與同志之間，火熱的挑戰書，彷彿雪片一樣飛來。

晚會上，大家一致通過，決定贈自己

而一旦列強逼他的卓見遠識，還在戰前民族與半殖民地的戰爭還是不能夠的。——而且列強逼他的卓見遠識，還在戰前民族問題上，——比方小國（假定被瓜分）的或被壓迫的民族）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烈的戰爭；同時它也不能把東歐大多數人民運動除外。『可見列強當時便認定歐洲有民族問題存在，而且有着爆發民族戰爭的充分可能。斯達林對於民族問題是特別富有研究的，他在第一次大戰後曾說凡爾賽和約的簽訂，把許多小國和少數民族置於帝國主義的奴役統治之下，成爲那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工業附庸，因此最近在歐洲產生了許多新的民族問題。他強調指出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具有嚴重的革命意義，無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應該歸結統一戰綫共同打擊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而且我們可以指出，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同樣也成了許多新的民族問題，希特勒佔了十四個國家，蹂躪了無數民族，這些國家和民族的人民顯然是要起來推翻奴役統治，求取自己解放的。今天在這些被佔領的國家內部，一般都分成了三個營壘，展開了三條道路的鬥爭：

- 一條是只當爲代表向德國屈服投降，要本國人民永遠充當德國的奴隸牛馬；
- 一條是嚴高崇爲代表，依附於另一個帝國主義集團——英美，把本國的民族生

區分戰爭性質應該從進行戰爭的主觀客觀及其所起的客觀作用兩方面去探求。聯共黨史說：「戰爭有兩種，一是正義的，非掠奪性的，謀解放的戰爭，其目的，或者是保護人民而打破外來的侵略和打破奴役他們企圖，或者是使人興揚脫帝國主義壓迫；二是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其目的就是侵略和奴役別個國家別個人民」。以上述兩種戰爭來說，南希的民族抗戰在本質上顯然是屬於前一種，而不是屬於後一種。因為希臘和南斯拉夫都沒有任何侵佔和奴役別個國家，別國人民的企圖，反之却是德意和英美帝國主義企圖去侵佔他們奴役他們。南希人民的發起抗戰，正是為了打破外來的侵略和奴役他們的企圖，而是為了保衛自己祖國的領土不被侵略，人民不被奴役。有人說，德意的進犯南希，是僅僅爲了和英國作戰，並非侵略南希。這種觀點顯然是片面的不正確的，而且恰恰是社會民主黨的說法，會貽陷希特勒的謠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與兵進犯南希時，便會信口雌黃的說，他們是爲了打擊英國，對於南希并無任何領土主權野心，而南好馬特奔克、希好車拉卡格魯登投降降意，也會以南希進行的戰爭十分荒謬，係自取滅亡等等作爲藉口。然而在最近一次演說中，希特勒又大大冒不韌的自供說，他侵入巴爾幹是

未完全如英美的願望，觀乎在英革退出後，希臘仍在堅持自己獨立自主的抗戰，便益證明其爲正義的民族自衛戰爭。其次，南希兩國之抗戰，其客觀所起的作用，的確是進步的革命的；它一方面是以自己的革命力量直接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反動堡壘，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加深了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以自己的英勇行動，喚起了被壓迫民族的覺醒，一致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奴役統治。最近回來在英國統治下的伊拉克和近東各被壓迫民族的紛起抗英，便是受到了南希抗戰的不少鼓勵，而這兩種作用都是對於整個世界革命有利的。在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一切都應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來衡量，而南希抗戰和中國抗戰同樣恰是推動世界革命發展的。

三、根據現實來觀察問題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政治不僅準備了戰爭，而且在戰爭過程中，它一直要繼續到了最後的結局。因此，我們願望——更進一步從南希兩國的政治來說明問題，有人以南希和波蘭芬蘭作比，說既然波芬戰爭是反動的，非正義的，爲什麼南希戰爭又能是進步的正義的呢？我們認爲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波蘭是帝國主義國家，芬蘭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走狗，波蘭的舉義，真錫基，芬蘭的曼納

志很快的和山主接了頭，定好了合砍。萬根椽子，還是我們今年春天的生產任務，也是解決糧食問題的關鍵。

四月六日的夜晚，大家好像準備戰鬥一樣，情緒緊張地，在暗淡的月光下，磨着借來的斧頭。很快就到睡覺的時候了，但許多同志躺在炕上，興奮地只是想着第二天開始的戰鬥，翻轉着身子，睡不著。

二

早晨，乾燥的春風吹拂着人們的臉，寒風裏，幹部們拿着書本，悄悄地閱讀和筆記，每天一點鐘的學習，誰也不肯隨意放過，雜務人員，戰士和小鬼們也在草地上上政治課。

八點鐘，大家提着斧頭奔上山崗進入松林了。

陡皮的野刺刺破着人們的衣褲，戰士們的臉和手被劃下一道道白紋，割破我們的嘴，便出了血，可是這並不能低戰士們的勇氣，一顆長而正直的松樹被鋒利結實的斧頭砍倒了，倒去了枝梢後，美麗的椽子便橫躺在比較平坦的草地上，人們又呼着生產小調去砍另外一顆未倒的松樹了。這樣，人們的兩肩不住的飛舞着，暗綠的松樹也就不斷的砍下來。

「叮叮」的砍木聲音，在山野裏游蕩着，「嗚嗚，嗚嗚」的削枝聲被風吹到遠處的遠方，彷彿打槍一樣。額上的汗珠跌落在揮動着的左臂上，褪了顏色的棉衣為暴漲的汗水浸濕了，松油汗水和風沙調和在一起，使木人的臉上擦染成難看的無規律的花紋。

大家歡笑着，護身刺刺破衣服的同志，躲在煤油燈下縫袖，燈的黑圈，不時

「這幾天我們也算不錯，人數減少了，可是砍的樣子卻增加了。大家要加油，我看飛機一定有把握！」生產隊長笑着說。

「行，一定有把握，咱們絕對不肯烏龍！」大家以堅強的自信回答了生產隊長的笑臉。

在酒湧澎湃的競賽浪潮裏，勞動英雄不斷的出現着。薛同志一天砍了九十五根，文化教員自己集中砍了八十五根；通訊社的同志都不下六十根；趙晉的說，人們的勞動力量是提高了，剛砍時砍十幾根的增加到三十多根；而個別減少丁的同志便在小組會上受到了批評。

四

在時間的流轉裏，十八天過去了，×根棍子只差幾千就完成了。

各個小組長、生產隊長、山主、供給部的同志：大家相借到暗綠的松林裏數了樣子，每一堆都貼上了紙條。

最末一天的下午，管理員把借來的斧子送回各付。大家在草地上收拾鞋子和衣服，破的太利害的同志便換成了棉短褲，每個人的衣服上都有了新的補綻。

廿三號是一個燥熱的天氣，沒有風，山林是平靜的，只是北返的鴉雁更多了，牛在吐着香味的土地裏，遲緩的嘶叫着。這天，生產隊便踏上了歸途，在歸途中歌唱一起落地打稻稻：

二月裏來呀好春光
家家戶戶種田忙……
歌聲掠過森林，原野……
隨着空氣流到呂梁山上的每個角落裏。